

●李国文专栏●



李国文

文人的成功,第一,适应于时代的潮流;第二,获益于外界的支持;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取决于自身的实力。

# 天才“早熟”了

□李国文

唐诗“三李”,即李白、李贺与李商隐。其中,李贺成名最早,可惜,他享年最短。

《全唐诗》说:李贺“七岁能辞章”。五代时,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说:“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看来,李贺属于一位早慧天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文学神童”了。

李贺幼年,受到当时领导“古文运动”韩愈的赏识。韩愈曾亲自登门看望过他。这种待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堪称非同寻常的事。第一,韩愈时为文坛领袖,一代文宗,能如此抬爱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晚辈,实属具有大师风范的行为;第二,李贺虽然年纪很小,面对大名鼎鼎的长辈,却坦然自信,从容应答,毫不怯阵,不怕面试,当场作《高轩过》诗一首,表现自己的才华异禀。

据康骈《剧谈录》记载:“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看重,于贺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这段轶事,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王安石撰写的《伤仲永》开始,就注定了早熟的果子,往往先从枝头跌落下来。无数事实证明,文学神童往往也是最快、最令人泄气的。爱之,实害之。捧得越高,摔得也越重。神童

作家在长大成人以后,还能够涌动出文学的创造力者,还能够迸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者,古往今来,寥寥无几。也许,只有这位李贺,算是唯一的例外。

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韩愈先生,听说长安城内,有这么一位小小年纪的文学神童,诗文辞章,做得十分精彩,惊喜之余,也有点不大相信,便约了皇甫湜,一起到李贺家去看望,想证实一下这个小孩儿,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具有天分。

唐代的长安城,远比现在的西安要大,于是,专门备车。那时,有资格坐车的人不多,因此,也无塞车一说,很快到得李贺家。李贺之父李晋肃也是唐王室的后裔,不过属于远支,也就不算多么显赫的贵族了。他进门前停了一部豪华的车,连忙迎出门来。两位文人兼官员随即跳下车来。寒暄过后,直奔主题,道明来意,请主人从书房里叫出自家的儿子,当场写一首诗。

接下来,李贺这位少年诗人出场。虽然说几句诸如仰慕之意的客气话,但他明白,不就是请二位前辈,当场面试一番吗?如果李贺不将此时此刻贵宾临门的情景,即席赋诗,有可能要被二位大师误会,因为写别的任何题目,焉知不是事先别人代笔,背熟了以后

再当面抄写出来的呢?

李贺成名后,时人称之为“鬼才”,可见,他的确有过人的聪颖之处。李贺早有准备,他略加思索,以两位大师光临为题,写了一首《高轩过》。

五代时期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这样描写道:“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晋肃,边上从事。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为《高轩过》。”

《高轩过》的轩,即车,但又不是一般的车。古代官员乘车,有严格的级别区分。轩,是一种前顶较高,挂着帷幕的车,唯有大夫以上的官员,方可乘坐。韩愈为“礼部尚书”,皇甫湜为“工部郎中”,相当于现代的部级或副部级的高干,自然享有乘坐此车的待遇。韩愈和皇甫湜两位文化大师,能亲自登门,专程看望一位无名小辈,确实令人感动。李贺诗的最后一句写道:“他日不羞蛇作龙”,寄寓着他对于未来的殷切期望与毫不气馁的理想抱负。后来,事实证明,李贺的

诗歌成就,其才思之灵动,其文句之奇丽,其创造力之光怪陆离,其想象力之汪洋恣肆,其在诗歌领域独开门派的先声夺人,甚至超越了面试自己的两位前辈。

这位天才诗人,逝于27岁(有说24岁),当然称得起一流的青年作家了。由于早年受到韩愈等人的破格礼遇,此后,文坛前辈们曾不遗余力地奖掖鼓励,因之鱼跃龙门,声闻九皋。看来,一个刚出头角,尚未峥嵘的后生小子,是很需要前辈的精心指点与大力扶持的。确如韩愈在其文章《杂说》中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人的成功,第一,适应于时代的潮流;第二,获益于外界的支持;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他日不羞蛇作龙”的李贺,是凭着自己不懈的积累,才造就超人的禀赋、超常的智慧,在李商隐撰写的《李贺小传》中,这样写道:“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看来,李贺跻身唐诗“三李”之一,全凭真功夫。至于被时人目为“神童”,只不过是天才的“早熟”罢了。

# 京城“花饽”

□李秋志

每到春天,最惦记吃蒸槐花、榆钱饼和荠菜饺,尤其是蒸槐花。如果不吃上几口蒸槐花,心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整个春天也变得索然无味了。

古代,人们就喜欢将鲜花做成美食入饽。屈原在《离骚》里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除表明自身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外,说明当时已经以鲜花为食了。到了汉代,人们尝试用鲜花酿酒,所用花卉有兰花、菊花等。枚乘在《七发》中咏道:“兰英之酒,酌以涤口。”所谓“兰英之酒”,就是用兰花泡制而成。当时,坊间流传:“花开则赏之,花落则食之,勿使有丝毫浪费。”可见,古人爱花之切,即使鲜花枯萎,也不愿丢弃。

鲜花可食之风,盛行于李唐。《隋唐佳话录》记载,有一年花期节,武则天带领宫女游园赏花,看到百花齐放,尤其是牡丹开得正好,她突发奇想,让宫女采下各色花朵,回宫后,把花朵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糕,并命名为“百花糕”。此后,每逢花期之日,她都用这种香糯可口的点心赏赐群臣。

苏轼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最喜欢吃春天松树新长出来的花骨朵。《松花歌》中写道:“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两蒲黄切更好。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蜜一起捣,吃也好,浴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殊不知,要采摘恰到好处

的松花,需要多日等候伺机而动啊。宋朝隐士林逋,一生钟情于梅花,曾留下“梅妻鹤子”的传说。多年后,林家七世孙林洪同样爱梅如痴,他把梅花制成美食,让人们通过味蕾,在舌尖享受梅的清芬。他在《山家清供》中记述了许多与梅花相关的食物,比如梅花汤、梅花饼以及蜜渍梅花等。其中,最可口的莫过于梅粥:把梅花的花瓣清洗干净,用雪水略略煮过,大米粥煮到将熟时,再加入煮过的梅花瓣,顿时,淡淡梅香氤氲开来,只尝小小的一口,就已经醉了。

清朝李渔,也是以花入饽的高手。他做“花粥”有一个独家秘方:蒸米饭时放少许花露,香味奇特无比。所用花露,蔷薇最上,群花次之。若有似无的花香,最能勾起人的食欲,难怪客人“谗为异种而讯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

其实,赏花食花,不分国度和民族。南美洲人爱吃早金莲,东欧人以蔷薇花酱煮果酱,日本人喜欢喝樱花酒,土耳其人用紫罗兰做成沙拉。1934年初夏,美国著名作家艾略特在僻静的郊区发现了一个玫瑰园。从此,他深深爱上了这片粉红玫瑰,无数次到这里游玩,嗅花香,饮花露,食花瓣,沉浸在红玫瑰的世界里,写出了诗歌代表作《四首四重奏》。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对海棠花情有独钟,他在《花未眠》中写道:“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这种心境与痴迷,大概和苏轼吟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心境雷同吧。

中国城内,最爱花饽的地区莫过于云南。傣族、苗族和佤族等都有以花卉为食材的菜谱。“又香又白人人夸”的茉莉花,一到云南便成了美味佳肴。当地人喜欢用它与鸡蛋同炒,茉莉花的口感柔嫩带脆,鸡蛋的口感滑溜清香,两者一炒,自然是人间至味了。

1924年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京城,民国才女凌淑华,作为“北京画会”的代表,与泰戈尔在绘画、文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交流。当她了解到泰戈尔酷爱各种鲜花时,便决定用“花饽”来招待这位文学泰斗。那天,凌淑华邀请泰戈尔、陈西滢、徐志摩与林徽因等人到家中做客,她亲手用鲜花烤制藤萝花饼、玫瑰花饼等食品。在清新淡雅的花香花饽中,他们时而品茗淡墨,时而浅吟低唱,时而开怀大笑,交流中印文化,品尝春天的味道。

鲜花与美食,堪称人间妙品。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一朵清芬,一缕芳香,世间所有美好,大抵都凝于一朵鲜花了。以花入饽,正是在人们用舌尖感悟、品味春天吧。

# 乘凉,讲境界

□郑学富

著名诗人陶渊明曾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一位隐士酒后高卧草庐窗下,悠闲自得乘凉的形象跃然纸上。

唐代诗人李白,非常向往陶渊明恬淡闲逸、与世无争、天人合一的隐逸生活,他写诗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上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表达了对陶渊明人品和理想的仰慕之情。

宋人佚名留下一张《柳荫高士图》,画中为一棵古柳树,树干虬曲刚劲,枝叶繁茂。树下一翁,美髯飘逸,袒胸露腹,头戴葛巾,赤足席地而坐。座前有一幅展开的手卷,酒樽满盈,浅斟低酌。表面上看,此翁双目凝神,凝视手卷,实则,已是眼倦耳热,醺醺然不胜酒力了。乾隆皇帝对《柳荫高士图》十分欣赏,便在画上题诗:“柳荫高士若为高,放浪形骸意自豪。设问伊人何姓氏,于唐为晋晋为陶。”显然,这幅图所表现的意境,的确是“心静自然凉”。

唐代王维晚年时隐居蓝田辋川,过着陶渊明似的隐者闲适生活,他创作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反映了山林幽居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全

诗格调幽静,仿佛诗人的心境与自然的景致,全部融为一体了。

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季,酷暑难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来到东都洛阳的寺庙,拜访恒寂大师。禅房内,恒寂大师安静自如地盘腿而坐。大汗淋漓的白居易惊讶地问道:“此处好闷热,如何不换个地方纳凉?”

恒寂大师淡然一笑,不以为然地说:“我感觉此地很凉快啊。”白居易听后,猛然醒悟。烈日炎炎,禅房也非凉爽之地,但是,恒寂大师超脱尘世纷繁的干扰,心如止水,凉爽之意,自然而生。于是,作了《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心里平静,内心自然凉快,而心静又何尝容易呢。心静,指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幽居独处时的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后人引申,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放平心态面对,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升迁去留,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内心能够持久的安静与平和,堪称难得的人生境界。

白居易在历经官场仕途的险恶沉浮和人生的曲折坎坷后,看破红尘,晚年欲弃官归隐,当被任命为同州刺史时,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

侯时,勉强就任,但仍留在洛阳,安享晚年。在封建社会官场上,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大环境里,白居易能够大彻大悟,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他在《消暑》诗中,幽默调侃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只要自己在院子里坐着,心无杂念,静下心来,就会感觉窗下有清风徐徐吹来,凉爽无比。

北宋学者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番感受。他在诗中写道:“紺宇迎凉日,方床御袷衣。清谈停玉麈,雅曲弄金徽。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时节,清幽寂静的佛寺,没有俗世间杂念繁事的羁绊,清谈高深的佛学玄理,时而有钟鼓琴瑟之声悠扬,凉爽气息迎面而来,何须到北方酷饮避暑,在此品上一杯清茗,乐而忘返。

雍正皇帝追录康熙训话编辑而成的《庭训格言》,有一则训文《心静自然凉》写道:“酷暑不开窗、不纳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热。”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尘世,能做到心静自然凉,的确属于一种极为难得的人生境界。

命调至北方前线,镇守蓟州,承担守卫京城的重任。戚继光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杰出建树,除个人努力外,很大程度上源于朝廷要员张居正等的器重。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期间,张居正为戚继光军队提供优厚财政供给,使其拥有购买军火、制造火器与战车的雄厚财力。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厉行改革,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逝世不久,宵小之徒便开始诬陷张居正,万历皇帝不辨是非,清算张居正所谓“罪行”。戚继光也遭陷害,先是被调离京师重地,后被罢免广东总兵官职。戚继光彻底失去了在战场上跃马横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经过三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戚继光一病不起,将星陨落。戚继光一生在波峰浪谷中沉浮,然英雄的开阔胸襟非常人能比,他们不会为个人遭遇的不公喊冤叫屈。“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岂顾君王难。已见苍生受此难,长随大帅忆心丹。”戚继光的忠心赤胆日月可鉴。

下山路上,在浓郁的栗花香中,凝视着“将军望乡”的天然石像,仿佛看见将军坚毅的目光,似乎在说:我心平东海,身沉志不改,人生何处无坎坷,生活焉能无沉浮?只要燃起内心深处的那盏灯,再崎岖险峻的路也能跋涉向前,且由他一蓑烟雨任平生。

# 树上喝茶

□王太生

江苏如皋有座“水绘园”,其中,安置了一尊冒巢民先生塑像。只见他淡然神色,目视远方。原来,冒氏,名冒襄,字辟疆,自号“巢民”。冒氏与树巢,的确有一段故事。

明崇祯七年,冒辟疆与“复社”成员包壮行,船游如皋龙游河。舟行河湾,至一棵百余丈的苍劲古树之下,树叶婆娑,似满天绿雨,欲落不落,横卧的树干,可让十余人坐在上面饮酒,随即产生了“结屋为巢”的念头。后来,这棵朴树被冒辟疆买下,在树上架起了亭屋,取名“朴巢”。

朴巢周围种有几百棵梅树,梅林中,建有一座楼房。冒辟疆的父亲冒祖,在楼上题写了“百花顶上”四个大字。建成后,冒氏邀文朋书友来此游玩。众人俯瞰清流,低回流连,常常不忍离去。

到树上喝茶,有隐逸情结。住在树上,犹如住在山上。长江下游没有山,家乡大树,成了最好的隐身之处。一个人,最好有两间房,一个在地面,一个在树上。树上,没人打扰,也不打扰别人,四周空气清新。

吃饭、饮酒、交友、歌吟,都发生在地面。睡眠、读书、品茶与读写,避开外界的干扰,则在树上。三百年以上的古朴树,风雨沧桑,盘根错节,高盈十余丈,数人难于抱合。明代张羽写过《古朴树歌》:“山前古木不知年,婆娑黛色上参天。霜柯反足斗龙虎,偃盖倒影鸣蜩蝉……”

树巢,寄居文人幻想,让梦在树上栖息。古代在树上酣睡的人,自有逍遥与快意。

# 登佛面山偶感

□董连辉

我的故乡坐落在燕山脚下,向北不足十里的马井子村有一座神奇的山,称佛面山。明朝《永平府志》记载:“佛面山,在迁安县北七十里,其山高峻,人迹罕至,远望如佛面,又名达摩岭。”《迁安县志》记载:“佛面山海拔373.80米,其山峰多圆巨石,远望像佛面,相传戚继光在此山出家。”

佛面山山势峥嵘,险峻秀幽。关于山名由来,一说峭壁上巨石酷似人头佛面,远望佛像鼻目清晰可辨;也有人说佛面山整个山体形态远望像仰天而卧的佛面。在佛面山南侧不足百米处,有一石柱兀立悬崖峭壁之上,从山脚偏北方向抬头望去,石柱犹如一只兔子翘首远望,村民称之为“玉兔望月”。从山上往下瞧,这块石壁则像一尊远眺的巨龟,村民称“神龟望海”。沿着入村公路南行数十米,抬头望去,石柱犹如一位古代将军巍然屹立远眺,石像五官头盔清晰可辨,村民称之为“将军望乡”,认为这是当年戚继光的化身。

佛面山在我心中是一处圣境,不仅在于其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更源于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传说。2004年老庆假期,我曾在马井子村退休老教师张海庭引导下,第一次登上佛面山北侧峭壁上的鹰窝崖朝洞,观瞻庙宇残迹。今夏的一

个清晨,我攀悬崖,越灌木,再次前往朝阳洞。经过前一晚暴雨冲刷,天空蓝得沁人心脾。旭日映照下,佛面山千岩竞秀,郁郁葱葱,北向望去,万里长城唯一一段大理石长城雄浑磅礴,伴随不间断的鸟鸣声与浓郁的栗花香,宛若人间仙境。朝阳洞庙宇门楣依然保存完好,上面阴刻“鹰窝崖朝阳洞”六个大字,旁边标着“明嘉靖壬子岁次乙丑三月十九日立”。穿越石门,是一块开阔平台,依稀可见寺院遗址。传说,明朝蓟镇总兵戚继光曾在马井子村一带修筑长城,强化训练和战备。因朝中奸臣当道,戚继光饱受中伤,曾在朝阳洞避难。朝阳洞门楣上记载的年代和史料记载的戚继光在北方戍边年代正好吻合。在村中老人口中,至今流传着戚继光抗倭的故事。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仁立朝阳洞前,不由得心潮起伏。美好的传说寄托着世人对悲情英雄的传颂,而残留的古迹与绿草的青山则真实见证着曾经发生的史实。戚继光出身将门之家,17岁袭祖职,先后任参将、副总兵、总兵等军职。1555年,他怀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崇高理想,投身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先后同倭寇作战80余次,为保卫东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立下不朽战功,是名副其实的抗倭民族英雄。而后奉

## 迁西县中兴矿业有限公司石门子铁矿

# 努力走好绿色矿山建设之路

矿,曾经富了一方又一方的百姓,也带来生态环境隐忧。如今,环境生态化、开采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绿色矿山建设”,正以崭新姿态书写着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共生之道。而在这些绿色书写者中,就包括唐山市迁西县中兴矿业有限公司石门子铁矿。从生产到运输,从工人生活到社会效益,该矿都走出了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对于矿石开采,很多人会有高危、粉尘、污染等固有印象。但在石门子铁矿生产区内,笔者却看到了什么是科学方式开采、资源高效利用。

地下采矿,主要有凿岩、爆破、铲装、装入溜井、提升至地面以及运输等主要环节。“四块石头夹块肉”是对以前下井工人工作环境的最真实描绘。因为爆破、铲装等作业,都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在绿色矿山建设过程中,石门子铁矿投入543万元购置无

人驾驶铲装机等智能化设备,工人只需要在50米外安全地带遥控设备,便可顺利实现安全高效生产。

矿石开采,最具污染性的是粉尘、矿井水和井下废石,而石门子铁矿,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整个矿石生产过程,我们都是湿式作业,洒水降尘,减少污染。连运输车辆上都有清洗设备,出入矿区冲洗轮胎,绝不把外面的泥沙带入厂区。”石门子铁矿总经理助理郭建波所说的水,正是汇入高位水池并经过了沉淀的矿井水,经过循环利用,该矿有效控制了粉尘污染,而且实现了废水零排放。“井下废石,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充填采空区,不提上地面,可以节能、避免地表堆放,减少污染;回填采空区,又排除了塌陷、沉降的可能性,一举多得。”

笔者在厂区内中控室看到,自动化生产系统及主要生产环节,都可以通过数据传输和视频监控来进行

总体的控制和调度。整个生产流程达到了安全、智能、无污染。为进一步节能降耗,该矿还用变频电机替换了原有低效电机。

除了生产环节,对矿区环境恢复治理,石门子铁矿极为重视。在生产区外,50亩露天开采区已经完全褪去原有模样。小径、木亭、垂柳,造型别致花坛,露天采矿坑已碧波水面,四周梨花飘香,这里已成为美丽公园。正在规划中的杏园、桃园、栗园,更让周边百姓充满期待。目前,该矿投资400万元,实现了可绿化面积100%覆盖。

石门子铁矿绿色理念,远不止这些。在工人住宿区,两排漂亮轻钢别墅采用空气源热泵供暖,不仅冬暖夏凉,而且节省燃煤,减少了污染。让采矿变成绿色产业,让下井成为安全职业,让工人能够安居乐业,中兴矿业的绿色矿山建设,彻底扭转了当地人的印象。